二刻拍案驚奇

二續拍案驚奇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

詞云

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挂華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裡、蘭麝香中、正宜遊翫、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鬭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詞寄瑞鶴仙

這一首詞、乃是宋紹興年間、詞人康伯可所作、伯可

「[illegible]波南宋君臣

元是北人隨駕南渡、有名是个會做樂府的才子、秦
申王薦于高宗皇帝、道詞畢道着上元作景高宗皇
帝極其稱賞、御賜金帛甚多、詞中爲何說舊日風光、
太平再見、蓋因靖康之亂、徽欽被虜、中原盡屬金夷、
僥倖康王南渡、即了帝位、偏安一隅、偷閑取樂、還要
模擬盛時光景、故詞人歌咏如此、也是自解自樂而
已、怎如得當初柳耆卿、另有一首詞云、
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蕙風布煖、變韶景、都門十二、
元宵三五、銀蟾光滿、凌飛觀聳皇居麗、佳氣瑞煙
葱蒨、翠華宵幸、是處層城閬苑、○龍鳳燭交光星

漢對咫尺鰲山開雉扇、乍奏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向曉色都人未散、盈萬井山呼鰲抃、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輦、　調寄傾杯樂

這首詞多說着祥符宮禁說話、只因宋時極作興是个元宵大張燈火御駕親臨、君民同樂、所以說道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然因是傾城士女通宵出游、沒些禁忌、其間就有私期密約、鼠竊狗偷、弄出許多話柄來、當時李漢老又有一首詞云、

帝城三五、燈光花市盈路、天街游處、此時方信鳳闕都民奢華豪富、紗籠纔過處、喝道轉身一壁、小

來且住見許多才子艷質携手並行低語。東來西往誰家女買玉梅爭撚綵花香風度北觀南顧見漏燭影裏神仙無數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歸去這一雙情眼怎生禁得許多胡覷 詞寄

女冠子

細看此一詞可見元宵之夜趁着喧鬧叢中幹那不三不四勾當的不一而足不消說起而今在下說一件元宵的事體直教

鬧動公侯府　分開帝主顏

猾徒入地去　稚子見天還

眼可見安任用便不大行

話說宋神宗朝有箇大臣王襄敏公單諱着一个韶字全家住在京師眞是潭潭相府富貴奢華自不必說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其時王安石未用新法未行四境無侵萬民樂業正是太平時候家家戶戶點放花燈自從十三日爲始十街九市歡呼達旦這夜十五日是正夜年年規矩官家親自出來賞翫通宵傾城士女專待天顏一看且是此日難得一輪明月當空照耀如同白晝映着各色奇巧花燈從來叫做燈月交輝極爲美景襄敏公家內眷自夫人以下老老幼幼沒一个不打扮齊整了祇候人擡着帷幙

出來街上看燈、遊耍、看官、你道如何用着帷幙、蓋因官宦人家女眷、恐防街市人挨挨擦擦、不成體面、所以或用絹段、或用布疋等類、扯作長圈圍着、只要隔絕外邊人、他在裡頭走的人、原自四邊看得見的、晋時叫他做步障、故有紫絲步障、錦步障之稱、這是大人家規範如此、閑話且過、却說襄敏公有个小衙內、是他末堂最小的兒子、排行第十三、小名叫做南陔、纔方五歲、聰明乖覺、容貌不凡、合家內外大小、都是寶惜他的、公與夫人、自不必說、其時也要到街上看燈、大宅門中衙內、穿着齊整、還是等閑、只頭上一頂

帽子、多是黃豆來大、不打眼的洋珠、穿成雙鳳穿牡丹花樣、當面前一粒猫兒眼寶石、晴光閃爍、四圍又是五色寶石鑲着、乃是鴉青祖母綠之類、只這頂帽也值千來貫錢、襄敏公分付一个家人王吉、馱在背上、隨着內眷一起看燈、那王吉是个曉法度的人、自道身是男人、不敢在帷中走、只相傍帷外而行、行到宣德門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門樓、聖旨許令萬目仰觀、金吾衛不得攔阻、樓上設着鰲山、燈光燦爛、香煙馥郁、奏動御樂、簫鼓喧闐、樓下施呈百戲、供奉御覽、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擠得縫地都沒有了、有

翰林承旨王禹玉上元應制詩爲證、

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
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
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
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盃、

此時王吉擁在人叢之中、因爲肩上負了小衙內、好生不便觀看得不甚像意忽然覺得背上輕鬆了些、一時看得渾了、忘其所以伸伸腰擡擡頭、且是自在、呆呆裡向上看着、猛然想道小衙內呢、急回頭看時、眼見得不在背上、四下一望多是面生之人、竟不見

了小衙內蹤影欲要找尋人被擠住了腳行走不得王吉心慌撩亂將身子儘力挨出挨得骨軟觔麻纔到得稀鬆之處遇見府中一夥人問道你們見小衙內麼府中人道小衙內是你負着怎到來問我們王吉道正在鬧嚷之際不知那个伸手來我背上接了去想必是府中弟兄們見我費力替我抱了放鬆我些也不見得我一時貪个鬆快人鬧裡不看得仔細及至尋時已不見了你們難道不曾撞見府中人見說大家慌張起來道你來作怪了這是作耍的事好如此不小心你在人千人萬處失去了却在此問張

小人快當每如此

問李貴豈不快事、還是分頭前到關頭裡尋去、一點十來个人、同了王吉、挨出挨入、高呼大叫、怎當得人多、得緊了、落落裡向那个問、是落得眼睛也看花了、喉嚨也叫啞了、並無一些影響、尋了一回、走將攏來、我問你、你問我、多一般不見慌做了一團、有的道、或者那个抱了家去了、有的道、你我都在、又是那一个抱去、王吉道、且到家問問看、又處一个老家人道、決不在家、裡頭上東西、攏人眼目、被歹人連人盜拐去了、我們且不要驚動夫人、先到家稟知了相公、差人及早緝捕、方是、王吉見說要稟知相公、先自怯了一半、

道、如何回得相公的話、且從容計較打聽、不要性急、便好、府中人多是看了你的、那孫得王吉主張、一齊遊了家來、私下問問、那得个小衙內在裡頭、只得來見襄敏公、却也囁囁嚅嚅、不敢一直說失去小衙內的事、襄敏公見衆人急急之狀、到問道、你等去未多時、如何一齊跑了回來、且多有些慌張失智光景、必有緣故、衆家人纔把王吉在人叢中失去小衙內之事、說了一遍、王吉跪下、只是叩頭請死、襄敏公毫不在意、笑道、去了、自然回來、何必如此着急、衆家人道、此必是歹人拐了去、怎能勾回來、相公還是着落開

大臣之度

知子莫若父

封府及早追捕方得無失襄敏公搖頭道也不必衆人道是一番天樣大火樣急的事怎如襄敏公看得等閒辭色不動化做一杯雪水衆人不解其意只得到帳中稟知夫人夫人驚慌捕身急回擒着一把眼淚來與相公商量襄敏公道若是別个兒子失去便當急急尋訪今是存十三郎必然自會歸來不必憂慮夫人道此子雖然伶俐點點年紀終逃然也只是四方戎的孩子萬衆之中擠掉了怎能勾自會歸來養娘每道聞得歹人拐人家小廝去有擦瞎眼的有斫掉腳的千方百計擺佈壞了裝做叫化的化錢若

不急急追尋必然衙內遭了毒手各各啼哭不住家人每道相公便不着落府裡緝捕招帖也寫幾張武是大張告示有人貪圖賞錢便有訪得下落的來報了一時間你出一說我出一見紛紜亂講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為意道隨你議論百出總是多的過幾日自然來家夫人道魔合羅般一个孩子怎生捨得失去了不在心上說這樣懈話襄敏公道包在我身上還你一个舊孩子便了不要性急夫人那裡放心就是家人每養娘每也不肯信相公的話夫人自分付家人各處找尋去了不題却說那賊南陔在王吉

背上正在挨擠喧嚷之際、忽然有个人趂近到王吉身畔、輕輕伸手過來接去、仍舊一般馱着、南陔貪着觀看、正在眼花撩亂、一時不覺、只見那一个人負得在背、使在人叢裏亂擠將過去、南陔纔喝聲道、王吉如何如此亂走、定睛一看、那裡是个王吉、衣帽裝束、多另是一樣了、南陔年紀雖小、心裡煞是聰明、俊曉、得是个歹人、被他闖裡來拐了、欲待聲張、左右一看、並無一个認得的熟人、他心裡思量道、此必貪我頭上珠帽、若被他掠去、須難尋討、我且藏過帽了、我身子不怕他怎地、遂將手去頭上除下帽子來、揣在袖

中、也不言語、也不做聲、任他馱着前走、卻像不曉得甚麼的、將近東華門、看見轎子四五乘、尒聯而來、南陔心裡忖道、轎中必有官員貴人在內、此時不聲張求救、更待何時、南陔覷轎子來得較近、伸手去攀着轎幰、大呼道、有賊有賊、救人救人、那負南陔的賊、出于不意、驟聽得背上如此呼叫、喫了一驚、恐怕被人拿住、連忙把南陔撩下背來、脫身便走、在人叢裡混過了、轎中人在轎內、聞得孩子聲喚、推開簾子一看、見是个青頭白臉、魔合羅般一个小孩子、心裡喜歡、叫住了轎、抱將過來、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南陔道、

太監心性

是賊拐了來的、轎中人道、賊在何處、南陔道、方纔叫喊起來、在人叢中走了、轎中人見他說話明白、摩他頭道、乖乖、你不要心慌、且隨我去、有處、便雙手抱來放在膝上、一直進了東華門、竟入大內、去了、你道轎中是何等人、元來是穿宮的高品近侍中大人、因聖駕御樓觀燈已畢、先同着一般的中貴四五人、前去宮中排宴、不想遇着南陔叫喊、抱在轎中、進了大內、中大人分付從人、領他到自已入直的房內、與他果品喫着、被臥溫着、恐防驚嚇了他、叮嚀又叮嚀、內監心性喜歡小的、自然如此、次早中大人四五人、直到

神宗御前叩頭號稟道好教萬歲爺爺得知奴婢等昨晚隨侍賞燈回來在東華門外拾得一个失落的孩子領進宮來此乃萬歲爺爺得子之兆奴婢等不勝喜歡未知是誰家之子未請聖旨不敢擅便特此啟奏神宗此時前星未耀正急的是生子一事見說拾得一个孩子也道是宜男之祥喜動天顏吽快宣來見中大人領旨急到入直房內抱了南陔先對他說聖旨宣召如今要見駕哩你不要驚怕南陔見說見駕曉得是見皇帝了不慌不忙在袖中取出珠帽來一似昨日帶了隨了中大人竟來見神宗皇帝娃

子家雖不曾習着甚麼嵩呼拜舞之禮、卻也擎拳曲腿、一拜兩拜的叩頭稽首、喜得個神宗跌脚歡忭、御口問道、小孩子你是誰人之子、可曉得姓甚麼、南陔竦然起荅道、兒姓王、乃臣韶之幼子也、神宗見他說出話來、聲音清朗、且語言有體、大加驚異、又問道、你緣何得到此處、南陔道、只因昨夜元宵、舉家觀燈、瞻仰聖容、嚷亂之中、被賊人偷馱背上、前走、偶見內家車乘、只得叫呼求救、賊人走脫、臣隨中貴人一同到此、得見天顏、實出萬幸、神宗道、你今年幾歲了、南陔道、臣五歲了、神宗道、小小年紀便能如此應對、王

韶可詔有子矣、昨夜失去、不知卿家何等驚惶、朕今即要送還汝父、只可惜沒查處那个賊人、南陔對道、陛下要查此賊、一發不難、神宗驚喜道、你有何見可以得賊、南陔道、臣被賊人馱走、已曉得不是家裡人了、便把頭帶的珠帽除下藏好、那珠帽之頂有臣母將繡針絲線、挿戴其上、以厭不祥、臣比時在他背上、想賊人無可記認、就於除帽之時、將針線取下、密把他衣領縫線一道、挿針在衣內以爲暗號、今陛下令人密查若衣領有此針線者、卽是昨夜之賊、有何難見、神宗大驚道、奇哉此兒、一點年紀、有如此大見識、

朕若不得賊孩子、不如交待朕擒治了此賊、方送汝回去、又對近侍誇稱道、如此奇異兒了、不可令宮闈中人不見一見、傳旨急宣欽聖皇后見駕、宮人傳將旨意進宮、宣得欽聖皇后到來、山呼行禮已畢、神宗對欽聖道、外廂有個好兒子、卿可撫育宮中替朕看養他幾日、做个得子的識兆、欽聖雖然遵旨謝恩、不如甚麼來由、心中有些猶豫不決、神宗道、要知詳細、領此兒到宮中、問他、他自會說明白、欽聖得旨領了南陔、自往宮中去了、神宗一面寫下密旨、差个中大人賫到開封府、是長是短的從頭分付了大尹、立

限捕賊以聞、開封府大尹、奉得密旨、非比尋常、訪賊的事、怎敢時刻怠緩、即喚過當日緝捕使臣何觀察、分付道、今日奉到密旨、限你三日內、要令元宵夜做不是的一夥人、觀察稟道、無贓無證、從何緝捕、大尹叫何觀察上來、附耳低言、把中大人所傳衣領針線爲據之說、說了一遍、何觀察道、恁地時、三日之內、管取完這頭公事、只是不可聲揚、大尹道、你好幹這事、此是奉旨的、非比別項盜賊、小心在意、觀察聲喏而出、到得使臣房、集齊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來商量道、元宵夜趁着熱鬧做歹事的、不止一人、失事的也

不止一家、偶然這一家小的兒不曾撈得去、別家得手處必多日子不遠、此輩不過在花街柳陌酒樓飯店中、屢縣取藥料必大散、雖是不知姓名地方、有此暗記、還怕甚麼、遇見沒蹤影的、也要尋出來、我每幾十个做公的、分頭體訪、自然有个下落、當下派定、張三往東、李四往西、各人認路、茶坊酒肆、凡有衆人團聚面生可疑之處、即便留心挨身體看、各自去訖、元來那晚這个賊人、有名的、叫做鵰兒手、一起有十來个、專一趁着鬧熱時節、人叢裏做那不本分的勾當、

全是求當厲利透之恐之

昏夜分他所有財　全憑手快眼兒乖
世人莫笑胡行事　譬似求人更可哀

那一个賊人當時在王家門首窺探蹤跡見个小衙內齊整打扮背將出來便自上了心一路尾着走不離左右到了宣德門樓下正在挨擠喧鬨之處覷个空便雙手溜將過來背了就走欺他是小孩子縱有知覺不過驚怕啼哭之類料無妨碍不在心上不隄防到官轎旁邊却會叫喊有賊起來一時着了忙想道利害卸着便走更不知背上頭貼地裡又被他做工夫留下記認了此是神仙也不猜到之事後來脫

去、見了同夥、圍聚攏來、各出所獲之物、如簪釵金寶珠玉貂鼠煖耳狐尾護頸之類、無所不有、只有此人、却是空手、述其緣故、衆賊道、何不單彫了珠帽來、此人道、他一身衣服多有寶珠鈕傚、手足上各有釧鐲、就是四五歲一个小孩子、好歹也值兩貫錢、怎捨得輕放了他、衆賊道、而今孩子何在、正是貪多嚼不爛了、此人道、正在內家轎邊叫喊起來、隨從的虞候虎狼也似、好不多人在那里、不兜住身子、便笑天大僥倖、還望財物哩、衆賊道、果是利害、而今幸得無事、弟兄們且打平夥喫酒壓驚去、於是一日輪一个做主、

人只揀僻酒務便去暢飲。是日正在玉津園旁邊一个酒務裡頭，歡呼暢飲。一个做公的，叫做李雲，偶然在外經過，聽得猜拳豁指、呼紅喝六之聲。他是有心的，便趕進門來，一看見這些人舉止氣象，心下有十分瞧科。走去坐了一个獨副座頭，叫聲買酒飯喫。店小二先將盞筯安頓去了，他便站將起來，背着手踱來踱去，側眼把那些人逐个个覷將去。內中一个果然衣領上挂着一寸來長短綵線頭。李雲曉得着手了，叫店家且慢盪酒，我去街上邀着个客人一同來喫。怱怱走出門，口中打个胡哨，便有七八个做公的

走將攏來問道李大有影響麽李雲把手指着店内
道正在這裡頭巳看的實了我們幾个守着這裡把
一个走去所叫集十來个弟兄一同下手内中一个
會走的飛也似去又叫了十來个做公的來了發聲
喊聲酒務裡打道去叫道本堊吉拿元宵夜賊人一
夥店家協力不得放走了人店家聽得堊吉二字曉
得利害急集小二火工後生人等執了器械出來幫
助十來个賊不曾走了一个多被綑倒正是

日間不做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吃驚

大凡做賊的見了做公的就是老鼠遇了猫兒見形

所以賊态（參也）

便伏做公的見了做賊的、就是仙雀遇了蛇洞聞氣。即知所以這兩項人、毎毎私自相通。時常要些孝順、叫做打業錢。若是捉破了賊、不是什麽要緊公事、得些利市便放鬆了。而今是欽限要人的事、衣領上針線、鬭着海底眼。如何容得寬展。當下細住先剝了這一个的衣服。衆賊雖是口裡還强。却个个肉顫身搖、面如土色。身畔一搜、各有零賍。、直裡押到開封府來、報知大尹。大尹升堂。驗着衣領針線、是實明知無枉。喝教用起刑來。令招實情。挪扒吊拷、備受苦楚、這些頑皮賴肉、只不肯招。大尹即將衣領針線、問他道、

你身上何得有此賊人不知事端信口支吾大尹笑道如此劇賊却被小孩子算破了豈非天理昭彰你可記得元宵夜內家轎邊叫救人的孩子麼你身上已有了暗記還要抵賴到那里去賊人方知被孩子暗算了對口無言只得招出實話來乃是積年累歲遇着節令盛時即便四出剽竊以及平時畧販子女傷害性命罪狀山積難以枚舉從不曾露豈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後卒然被擒却被小孩子暗算驚動天聽以致有此敗非天數該敗一死難逃大尹責了口詞發成文卷大尹却記起舊年元宵真珠姬一案現捕

未獲的那一件事來你道又是甚事看官且放下這頭聽小子說那一頭也只因宣德門張燈王侯貴戚女眷多設帷幙在門外兩廡日間先在那裡等候觀看其時有一个宗王家在東首有个女兒名喚真珠因趙姓天潢之族人都稱他真珠族姬年十七歲未曾許嫁人家顏色明艷服飾鮮麗耀人眼目宗王的夫人姨妹族中却在西首姨娘曉得外甥真珠姬在帷中觀燈叫个丫鬟走來相邀一會上覆道若肯來當差兜轎來迎真珠姬聽罷不勝之喜便對毋親道見正要見見姨娘恰好他來相請是必要去夫人亦

娃子性自

聽伊欣

欣然許允、打發了鬟先去回話、專候轎來相迎過不多時、只見一乘兜轎打從西邊來到帷前、眞珠姬孩子心性、巴不得就到那邊頑耍、叫養娘們問得是來接的、分付從人隨後來、自已不耐煩等待、慌忙先自上轎去了、纔去得一會、先前來的了鬟又領了一乘兜轎來到、說道立等眞珠姬相會、快請上轎、王府裡家人道、眞珠姬方纔先隨轎去了、如何又來迎接、了鬟道、只是我仝這乘轎來、那里又有甚麼轎先到家人們曉得有些蹺蹊了、大家忙亂起來、聞之宗王、着人到西園去看、眼見得決不在那里的了、急急分付

虞候祇從人等四下找尋、並無影響、急具事狀、告到開封府、府中曉得是王府裡事、不敢怠慢、散遣緝捕使臣、挨查踪跡、王府裡自出賞揭報信者二千貫、竟無下落、不題、且說眞珠姬自上了轎後、但見轎夫四足齊舉、其行如飛、眞珠姬心裡道、是頃刻就到的路、何須得如此慌走、却也道是轎夫脚步慣了的、不以爲意、及至擡眼看時、倏忽轉湾、不是正路、漸漸走到狹巷裡來、轎夫們脚高步低、越走越黑、心裡正有些疑惑、忽然轎住了、轎夫多走了去、不見有人相接、只得自已掀簾走出轎來、定睛一看、只叫得苦、元來是

可而可駭

一所古廟，旁邊鬼卒十餘个，各持兵杖，夾立中間，坐着一位神道，面闊尺餘，鬚髯滿頦，目光如炬，肩臂搖動，像个活的一般。真珠姬心慌，不免下拜。神道開口大言道：你休得驚怕，我與汝有夙緣，故使神力攝你到此。真珠姬見神道說出話來，愈加驚怕，放聲啼哭起來。旁邊兩个鬼卒走來，扶着神道，說快取壓驚酒來。旁邊又二鬼卒，斟着一杯熱酒，向真珠姬口邊奉來。真珠姬欲待推拒，又懼怕他，勉強將口接着，被他一灌而盡。真珠姬早已天旋地轉，不知人事，倒在地下。神道走下座來，笑道：着了手也。旁邊鬼卒多攢將

可恨　婆子亦動情否　可憐

擄來、全神道、各卸了、裝來、除下、面具、元來个个多是、活人。乃一夥劇賊裝成的、將蒙汗藥灌倒了眞珠姬擡到後面去、後面走將一个婆子出來、扶去放在牀上眠着、衆賊漢乘他昏迷、次第姦淫、可憐金枝玉葉之人、零落在狗黨狐群之手、姦淫已畢、分付婆子看好、各自散去、別做歹事了、眞珠姬睡至天明、看看甦醒、睜眼看時、不知是那里、但見一个婆子在旁邊坐着、眞珠姬自覺陰戶疼痛、把手摸時、周圍虛腫、明知着了人手、問婆子道、此是何處、將我送在這裡、婆子道、夜間衆好漢每送將小娘子來的、不必心焦、管取

你就落好處便了眞珠姬道、我是宗王府中劉女、你每歹人怎如此胡行亂做、婆子道、而今說不得王府、不王府了、老身見你是金枝玉葉、須不把你作賤、眞珠姬也不曉得他的說話因繇、傷着眼只是啼哭、元來這婆子是个牙婆、專一走大人家、雇賣人口的、這夥劇賊、掠得人口、便來投他、家下留下幾晚、就有頭主來成了去的、那時留了眞珠姬、好言溫慰得熟分、剛兩三日。只見一日一乘轎來擡了去、已將他賣與城外一个富家爲妾了、主翁成婚後、雲雨之時、心裏曉得不是處子、却見他美色、甚是喜歡、不以爲意、更

辯此妬

不曾提起剛前來歷真珠姬也深懷羞憤不敢輕易自言怎當得那家姬妾頗多見一人專寵盡生嫉妬之心說他來歷不明多管是在家犯姦被逐出來的奴婢日日在主翁耳根邊激聒主翁聽得不耐煩偶然問其來處真珠姬揆着心中事大聲啼哭訴出事踪來方知是宗王之女被人掠賣至此主翁多曾看見榜文賞帖的老大喫驚恐怕事發連累急忙叫人尋取原媒牙婆已自不知去向了主翁尋思道此等奸徒此處不敗別處必露到得跟究起來現贓在我家須藏不過可不是天大利害況且王府女眷不是

主翁未料所以終得脫騙也

取笑、必有尋着都府的日子、別人做了歹事、把个愁布袋丟在這裡替他頂死、不成心生一計、叫兩个家人家裡搽出一頂破竹箱來、裝好了、請出真珠姬來、主翁納頭便拜。道。一向有眼不識貴人、多有唐突、却是辱莫了貴人、多是歹人做的事、小可並不知道、今情愿折了身價、自送貴人還府、只望高擡貴手、凡事遮蓋、不要牽累小可、則個、真珠姬見說送他還家、就如聽得一封九重恩赦、到來、又原是受主翁厚待的、見他小心陪禮、好生過意不去、回言道、只要見了我父母、決不題起你姓名罷了、主翁請真珠姬上了轎、

服得夫謝神明

兩个家人擡了飛走。真珠姬也不及分別一聲。慌忙走了五七里路。一擡擡至荒野之中。擡轎的放下竹轎。抽身便走。一道煙去了。真珠姬在轎中探頭出看。只見靜悄無人。走出轎來。前後一看。連兩个擡轎的影踪不見。慌張起來道。我直如此命蹇。如何不明不白。拋我在此。萬一又遇歹人。如何是好。沒做理會處。只得仍舊進轎坐了。放聲大哭起來。亂喊亂叫。將身子在轎內攧攧不已。頭髮多攧得蓬鬆。此時正是春三月天道。時常有郊外踏青的。有人看見空曠之中。一乘竹轎內有人大哭。不勝駭異。漸漸走將攏來。起

初止是一兩个人、後來簸箕般圍將轉來、你詰我問、你喧我嚷、真珠姬慌慌張張、沒口得分訴、一發說不出、一句明白話來、內中有老成人、搖手叫四旁人莫嚷、朗聲問道、娘子是何家宅眷、因甚獨自歇轎在此、真珠姬方纔噙了眼淚、說得話出來道、奴是王府中族姬、被歹人拐來在此的、有人報知府中、定當重賞、當時王府中、賞帖開封府榜文、誰不知道真珠姬話、纔出口、早已有請功的、飛也似去報了、須臾之間、王府中幹辦虞候走了偌多人來認看、果然破轎之內、坐着的是真珠族姬、慌忙打轎來換了、擡歸府中、父

忠厚人

移花接木
暗渡陳倉

母與合家人等看見頭髮亂、滿面淚痕、抱着大哭、眞珠姬一發亂攧亂擲、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直等哭得盡情了、方纔把前時失去今日歸來的事端、一五一十告訴了一遍、宗王道、可曉得那討你的是那一家、便好挨查、眞珠姬心裡還護着那主翁、回言道、人家便認得、却是不曉得姓名、也不曉得地方、又來得路遠了、不記起在那一邊、抑且那人家原不知情、多是歹人所爲、宗王心裡道、是家醜不可外揚、恐女兒許不得人家、只得含忍過了、不去聲張、下老實根究、只暗地囑付開封府留心訪賊罷了。隔了一年。

又是元宵之夜，弄出王家這件事來。其將大尹拿倒王家做歹事的賊，記得王府中的事也把來問問看，果然即是這夥人。大尹咬牙切齒，拍案大罵道：這些賊男女死有餘辜。喝交加力行杖，各打了六十訊棍，押下死囚牢中。奏請明斷發落。奏內大畧云：

群盜元夕所爲，止于胠篋；居恒所犯，濫屬推埋。似此梟獍之徒，豈容輦轂之下。合行駢戮，以靖邦畿。

神宗皇帝見奏，曉得開封府盡獲盜犯，笑道：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龍顏大喜，批准奏章，着會官即時處決。又命開封府再錄獄詞一通，來看開封府欽此欽

遊處斬衆盜已畢、一面回奏、復將前後犯由獄詞、詳細錄上神宗得奏、即將獄詞籠在袍袖之中、含笑回宮、且說正宮欽聖皇后、那日親奉聖諭賜與外廂小兒鞠養、以爲得子之兆、當下謝恩、領回宮中來、試問他來歷備細、那小孩子應荅如流、語言清朗、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經過、可知道不怕面生、就像自家屋裡一般、嘻笑自若、喜得个欽聖心花也開了、將來抱在膝上、寶器心肝的不住的叫、命宮娥取過梳粧匣來、替他掠髮整容、調脂畫額、一發打扮得齊整、合宮妃嬪、聞得欽聖宮中御賜一个小兒、盡皆來到宮中、一

來稱賀娘娘。二來觀看小兒。蓋因小兒是宮中所不曾有的、實覺稀罕、及至見了、又是一个眉清目秀、唇紅齒白、魔合羅般一个、能言能語、百問百荅、你道有不快活的麼、妃嬪每要奉承娘娘、亦且喜歡孩子、爭先將出寶玩金珠釧鐲等類來做見面錢、多塞在他小袖子裡、袖子裡盛滿了、若不得欽聖命一个老內人、逐一替他收好了、又叫領了他到各宮朝見頑耍、各宮以為盛事、你強我賽、又多各有賞賜、宮中好不喜歡熱閙、如是十來日、正在喧哄之際、忽然傳奉欽聖宮宣召、前日孩子、欽聖當下率領南陵朝見已畢、

大人家做事不小

神宗問欽聖道、小孩子莫驚怕否、欽聖道、蒙聖恩勅令暫鞠此兒、此兒聰慧非凡、雖居禁地、毫不改度、老成人不過如此、此實乃陛下洪福齊天、國家有此等神童出世、臣妾不勝欣幸、神宗道、好教卿等知道、只那夜做歹事的人、盡被開封府所獲、則為衣領上針線暗記不到得走了一个、此兒可謂有智極矣、今賊人盡行斬訖、怕他家裡不知道、在家忙亂、今日好好送還他去、欽聖與南陔各叩首謝恩、當下傳旨、勅令前日抱進宮的那个中人、人人護送歸第、御賜金犀一簏、與他壓驚、中大人得旨、就御前抱了南陔、辭了欽聖、

一路出宮欽聖尚元門好些不割捨他撈已自有賞
賜、與同前日各宮所贈之物、總將一篋、令人一仝交
付與中大人收好、送到他家、中大人出了宮門、傳命
輛起犢車、賷了聖旨、就抱南陔坐在懷裡、了逕望王
家而來、

去時驀地偷將去　來日從天降下來
孩抱何緣親見帝、恍疑鬼使與神差、

話說王襄敏家中、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內、合家裏外
大小、沒一个不憂愁思慮、哭哭啼啼、只有襄敏毫不
在意、竟不令人追尋、雖然夫人與同管家的、分付眾

元宵失世
君臣之辰

家人各處採訪却也並無一些影響人人懊惱沒个是處忽然此日朝門上飛報將來有中大人親賚聖旨到第開讀裘敬不知事端分付忙排香案迎接自巳冠紳袍笏俯伏聽旨只見中大人抱了个小孩子下轎前來家人上前來爭看認得是小衙內到喫了一驚不覺大家手舞足蹈禁不得喜歡中大人唱道且聽宣聖旨高聲宣道

卿元宵失子乃朕獲之今却還鄉特賜壓驚物一篚奬其幼志欽哉

中大人宣畢裘敬拜舞謝恩已了請過聖旨與中大

人敘禮分賓主坐定、中大人笑道、老先兒好个爭令郎、裏做正要問起根蹤、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書出來說道、老先兒要知令郎去來事端、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裏做接過手來一看、乃開封府獲盜賊詞也、裏做從頭看去、見是密詔開封捕獲、便道孔奕小兒如此驚動天聽、又煩聖慮、發賊直教老兒粉身碎骨、難報聖恩萬一、中大人笑道、這賊多是令郎自家拿倒的。不煩一毫聖慮、所以爲妙、南陔當時就口𤀹說那夜怎的長怎的短、怎的見皇帝、怎的賜坐、[illegible]訴个不住口、先前合家人聽見聖

古到時、已攢在中門口觀看、及見南陔出車來、大家驚喜、只是不知頭腦、直待聽見南陔備細述此一遍、心下方纔明白、盡多贊歎他乖巧之極、方信襄敏不在心上、不肯追求、道是他自家會歸來的、眞有先見之明也、襄敏分付治酒款待中大人、中大人就將聖上欽賞壓驚金犀、及欽聖與各宮所賜之物、陳設起來、眞是珠寶盈庭、光采奪目、所直不啻鉅萬、中大人摩着南陔的頭道、哥、勿你買菓兒喫了、襄敏又叩首對闕謝恩、立命館客寫下謝表、先附中大人陳奏、等來日早朝面聖、再行率領小子謝恩、中大人道、令郎

哥兒是咱家遇着將兒與人的宗家也有个薄禮兒、做个記念、將出元寶二个、彩段八表裏來、襄敏再三推辭不得、只得收了、方纔厚禮拜謝過中大人、中大人上車、回覆與吉去了、衆做送了回來、合家歡慶、襄敏公道、我說你們不要怕、我十三。必。能。自。歸。今非但歸來、且得了許多恩賜、又已拿了賊人、多是十三自己的主張、可見我不着急的是麼、合家各各稱服、後來南陔取名王寀、政和年間、大有文聲、功名顯達、只看他小時舉動如此、已占大就矣、

小時了了大時佳　五歲孩童已足誇、

計納劇徒如反掌　而教天子送還家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五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六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

詩云

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限期、

這四句乃是白樂天長恨歌中之語、當日只爲唐明皇與楊貴妃七月七日之夜、在長生殿前、對天發了私願、願生生世世得爲夫婦、後來馬嵬之難、楊貴妃自縊、明皇心中不捨、命鴻都道士、求其魂魄、道士凝神御氣、見之玉真仙宮、道是因爲長生殿前私願、還

男人之淫如此

女人之倔如此

要復降人間，與明皇做來生的夫婦。所以白樂天甚其事，做一篇長恨歌，有此四句，盡訴世間惟有願得成雙的，隨你天荒地老，此情到底不泯也。小子而今先說一个不願成雙的古怪事，做个得勝頭回。宋時唐州比陽，有个富人王八郎，在江淮做大商，與一个娼妓往來得密，扣與日久，勝似夫妻，每要取他回家。家中先已有妻子，甚是不得意。既有了娶娼之意，歸家見了妻時，一發覺得厭憎，只管尋是尋非，要趕逐妻子出去。那妻子是个乖巧的，見不是頭，也就懷着二心，無心戀着夫家，欲待要去，只可惜先前不曾

留心積趲得些私房，本好便輕易走動，其時身畔有一女兒，年止數歲，把他做了由頭，婉辭哄那丈夫道，我嫁你已多年了，女兒又小，你趕我出去，叫我那里去好，我決不走路的，口裏如此說，卻日日打點出去的計較，後來王生竟到淮上，帶了娼婦回來，且未到家，在近巷另賃一所房子，與他一同住下，妻子知道，一發堅意要去了，把家中細軟，盡情藏過，狼犺家伙什物，多將來賣掉，等得王生歸來，家裏椅桌多不完全，箸長碗短，全不似人家模樣，訪知盡是妻子敗壞了，一時發怒道，我這番決留你不得了，今日定要決

罷、妻子也奮然攘臂道、我曉得到底容不得我、只是要我去、我也要去得明白、我與你當官休去、當下扭住了王生雙袖、一直嚷到縣堂上來、知縣問着備細、乃是夫妻兩人、彼此願離、各無繫戀、取了口詞、畫了手模、依他斷離了、家事對半分開、各自度日、妻若再嫁、追產還夫、所生一女、兩下爭要、妻子說道、丈夫薄幸、離婚再娶、若留女兒與他、日後也要流落爲娼了、知縣道、說得是、把女兒斷與妻子領去、各無詞說、出了縣門、自此兩人各自分手、王生自去接了娼婦到家、同住、妻子與女兒、另在別村去賃一所房子住

女人之詐必如此

了買些餅餌之類、擺在門前、做些小經紀、他手裏本自有錢、恐怕丈夫他日還有別是非、故意妝這个模樣、一日王生偶從那里經過、恰好妻子在那里搬運這些餅餌、王生還有些舊情不忍、好言對他道、這些東西能還得多少利息、何不別做些什麽生意、其妻大怒、趕着罵道、我與你決絕過了、便同路人、要你管我怎的、來調甚麽嘴、王生老大没趣、走了回來、自此再不相問了、過了幾時、其女及笄、嫁了方城田家、其妻方將囊中蓄積、搬將出來、盡數與了女壻、約有十來萬貫、皆在王家時、瞞了丈夫、所藏下之物、也可

女人之毒而如此

此爲奇耳前案亦不足奇也

見王生固然薄倖有外好其妻元也不是同心的了後來王生客死淮南其妻在女家亦死既已殯殮將要埋葬女兒道生前與父不合而今既同死了該合做了一處也是我女兒每孝心便叫人去淮南迎了喪柩歸來重復開棺一同舁尸各加洗滌換了衣服兩尸同臥在一榻之上等天明時辰到了下了棺同去安葬安頓好了過了一會女兒走來看看喫了一驚兩尸先前仝是仰臥的今卻東西相背各向了一邊叫聚合家人多來看着誰都駭異有的道眼見得生前不合死後還如此相背有的道偶然那个移動

了、那里有死尸會掉轉來的、女兒啼啼哭哭叫爹叫娘、仍舊把來仰卧好了、到得明日下棺之時、動手起尸、兩个尸骸仍舊多是側眠着兩背相向的、方曉得果然是生前怨恨之所致也、女兒不忍畢竟將來同葬了、要知他們陰中也未必相安的、此是夫婦不願成雙的榜樣、比似那生生世世願爲夫婦的、差了多少、而今說一个做夫妻的被拆散了、死後精靈還歸一處、到底不磨滅的話本、可見世間夫婦原自有這般情種、有詩爲証、

生前不得同衾枕、　死後圖他共穴藏、

信是世間情不泯　　韓憑塚上有鴛鴦

這个話本在元順帝至元年間、淮南有个民家姓劉、生有一女名喚翠翠、生來聰明異常、見字便認、五六歲時便能誦讀詩書、父母見他如此、商量索性送他到學堂去、等他多讀些在肚裏、做个不帶冠的秀才、隣近有个義學、請着个老學究、有好些生童在裏頭從他讀書、劉老也把女兒送去入學、學堂中有个金家兒子、叫名金定、生來俊雅、又兼賦性聰明、與翠翠一男一女、算是這一堂中出色的了、況又是同年生的、學堂中諸生多取笑他道、你們兩个一般的聰明、

又是一般的年紀、後來畢竟是一對夫妻、金定與翠翠、雖然口裏不說、心裏也暗地有些自認、兩下相愛、金生曾做一首詩贈與翠翠、以見相慕之意、詩云

十二欄杆七寳臺、春風到處艷陽開、
東園桃樹西園柳、何不移來一處栽、

翠翠也依韻和一首、答他詩云、

平生有恨祝英臺、懷抱何爲不肯開、
我願東君勤用意、早移花樹向陽栽、

在學堂一年有餘、翠翠過目成誦、讀過了好些書、已後年巳漸長、不到學堂中來了、十六歲時、父母要將

他許聘人家、翠翠但聞得有人議親、便閉了房門、只是啼哭、連粥飯多不肯喫了、父母初時不在心上、後來見每次如此、心中曉得有些蹺蹊、仔細問他、只不肯說、再三委曲盤問、許他說了出來、必定依他、翠翠然後說道、西家金定、與我同年、前日同學堂讀書時、心裏已許下了他、今若不依我、我只是死了、决不去嫁別人的、父母聽罷、想道金家兒子雖然聰明俊秀、却是家道貧窮、豈是我家當門對戶、然見女兒說話堅决、動不動哭个不住、又不肯飲食、恐怕違逆了他、萬一做出事來、只得許他道、你心裏既然如此、卻也

不必、我着媒人替你說去、劉老尋將一个媒婆來、對他說女兒翠翠要許西邊金家定哥的說話、媒婆道、金家貧窮、怎對得宅上起、劉媽道、我家翠翠小娘與他家定哥同年、又曾同學、翠翠小娘不是他不肯出嫁、故此要許他、媒媽道、只怕宅上嫌貧不肯、既然肯許、却有何難、老媳婦一說便成、媒媽領命、竟到金家來說親、金家父母見說了、慚愧不敢當、回覆媒媽道、我家甚麼家當、敢去扳他、媒媽道、不是這等說、劉家翠翠小娘子心裏一定要嫁小官人、幾番啼哭不食、別家來說的、多回絕了、難得他父母見女兒立志如此、已

許下他昔與你家小官人了今你家若把貧來推辭不但失了此一段好姻緣亦且辜負那小娘子這一片志誠好心金老夫妻道據着我家定哥才貌也配得他翠小娘過只是家下委實貧難那裏下得起聘定所以容易應承不得媒媽道應承不得不應承只好把說話放婉曲些金老夫妻道怎的婉曲媒媽道而今我替你傳去只說道寒家有子頗知詩書貴宅見諭萬分感情敢不從命但寒家起自蓬蓽一向貧薄自甘若要取必聘問婚娶諸儀力不能辦是必見亮毫不責備方好應承如此說去他家曉得你每

下禮不起的、却又違女兒意思不得必然是件將就了、金老夫妻大喜道、多承指教、有勞周全則个媒媽果然把這番話、到劉家來復命劉家父母愛女過甚、心下只要成事見媒媽說了金家自揣家貧不能下禮、便道自古道婚姻論財夷虜之道、我家只要許得女壻好、那在財禮、但是一件、他家既然不足、我女到他家裏、只怕難過日子、除非招入我每家裏做个贅壻、這纔使得、媒媽再把此意到金家去說、這足倒在金家懷裏去、做的事、金家有何推托千歡萬喜、應允不迭、遂憑着劉家揀个好日、把金定招將過去、凡是

一應幣帛羊酒之類，多是女家自備了過來，從來有這話的，入舍女婿只帶着一張卵袋走，金家果然不費分毫，竟成了親事。只因劉翠翠堅意看上了金定，父母拗他不得，只得曲意相從了。當日過門交拜，夫妻相見，兩下裏各稱心懷。是夜翠翠于枕上口占一詞，贈與金生道：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塵。○殢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顰。輕憐痛惜莫辭頻。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　右調臨江仙

今生也依韻和一闋道、

記得書齋同筆硯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鄰紫府、人世隔紅塵〇誓海盟山心已許、幾番淺笑深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調全前

兩人相得之樂、眞如翡翠之在丹霄、鴛鴦之游碧沼、無以過也、誰料樂極悲來、快活不上一年、撞着元政失綱、四方盜起、鹽徒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沿海一帶郡縣、盡爲所陷、部下有个李將軍、領兵爲先鋒、到處民間擄掠美色女子、兵至淮安、聞說劉翠翠之名、

斷時亦能哭泣不合乎

指揮三字巧於世之動著關鍵之兵亂

率領一隊家丁、打進門來、看得中意、擄了就走。此時合家只好自顧性命、抱頭鼠竄、那个敢向前爭得一句。眼盼盼看他擁着去了。金定哭得个死而復生、欲待跟着軍兵踪跡尋訪他去、爭奈元將官兵北來征討、兩下爭持、干戈不息、路斷行人、恐怕沒來由走去撞在亂兵之手、死了也沒說處、只得忍酸含苦、過了日子。至正末年、張士誠氣槩非得大了、自江南江北、三吳兩浙、直拓至兩廣益州、盡歸掌握、元朝不能征勦、只得定議招撫。士誠原沒有統一之志、只此局面已自滿足、也要休兵、因遂通款元朝、奉其正朔、封為

王爵、各守封疆、民間始得安静、道路方可通行、金生思念翠翠、時刻不能去心、看見路上好走、便要出去尋訪、收拾了幾兩盤纏、結束了一个包裹、來别了白家父母、對丈人丈母道、此行必要訪着妻子踪跡、若不得見、誓不還家了、痛哭而去、路由揚州、過了長江、進了潤州、風飡水宿、夜住曉行、來到平江、聽得路上人說、李將軍見在紹興守禦、急忙趕到臨安、過了錢塘江、趂着西興夜船、到得紹興、去問人時、李將軍已調在安豐去屯兵了、又不辭辛苦、問到安豐、安豐人說、早來兩日也還在此、而今回湖州駐扎、纔起身去

的、金生道、只怕到湖州時、又要到別處去、安置人道、湖州是駐扎地方、不到別處去了、金生道、這等便遠在天邊、也趕得着、于是一路向湖州來、算來金生東奔西走、脚下不知有萬千里路跑過來、在路上也過了好兩个年頭、不能勾見妻子一見、却是此心再不放懈、下路沒了盤纏、只得乞丐度日、沒有房錢、只得草眠露宿、真正心堅鉄石、萬死不辭、不則一日、到了湖州、去訪問時、果然有个李將軍開府在那里、那將軍是張王得力之人、貴重用事、勢燄赫奕、走到他門前去看時、好不威嚴、但見

門墻新綵、綵戟森嚴、獸面銅鐶並啣而宛轉、彪形鉄漢對峙以巍峩、門闌上貼着兩片不寫字的桃符、坐墩邊列着一雙不喫食的獅子、雖非天上神仙府、自是人間富貴家、

金生到了門首、站立了一回、不敢進去、又不好開言、只是舒頭探腦望裏邊一望、又退立了兩步躊躇不決、正在沒些把倒之際、只見一个管門的老蒼頭走出來問道、你這秀才、有甚麽事幹、在這門前探頭探腦的、莫不是奸細麽、將軍知道了、不是要處、金生對他唱个喏道、老丈拜揖、老蒼頭回了半揖道、有甚麼

話、金生道小生是淮安人氏、前日亂離時節、有一妹子失去、聞得在貴府中、所以不遠千里尋訪到這個所在、意欲求見一面、未知確信、要尋个人問一問、且喜得遇老丈、蒼頭道、你姓甚名誰、你妹子叫名甚麼、多少年紀、說得明白、我好替你查將出來、回覆你、金生把自家真姓藏了、只說着妻子的姓、道小生姓劉、名喚金定、妹子叫名翠翠、識字通書、失去時節年方十七歲、算到今年、該有二十四歲了、老蒼頭點點頭道、是呀是呀、我府中果有一个小娘子姓劉、是淮安人、今年二十四歲、識得字、做得詩、且是做人乖巧周

改身金紫、未爲不是、宿見有對、賊失節而、一宗私贓、無過苦一、个忠成九、族缺傷哉

金我本官專房之寵、不比其他、你的說話、不差不差、你說是你妹子、你是舅爺了、你且在門房裏坐一坐、我去報與將軍知道、蒼頭急急忙忙奔了進去、金生在門房等着回話、不題、且說劉翠翠自那年擄去、初見李將軍之時、先也哭哭啼啼、尋死覓活、不肯隨順、李將軍嚇他道、隨順了、不去難爲你合家老小、若不隨順、將他家寸草不留、翠翠惟恐累及父母與丈夫家裏、只得勉強依從、李將軍見他聰明伶俐、知書曉事、愛得他如珠似玉一般、十分擡舉、百順千隨、翠翠雖是支陪笑語、却是無刻不思念丈夫、没有快活的

日子心裏痴想緣分不斷或者還有時節相會爭奈日復一日隨着李將軍東征西戰沒个定踪不覺已是六七年了此日李將軍見老蒼頭來禀說有他的哥哥劉金定在外邊求見李將軍問翠翠道你家裏有个哥哥麼翠翠心裏想道我那得有甚麼哥哥來多管是丈夫尋到此間不好說破故此托名遂轉口道是有个哥哥多年隔別了不知是也不是且問他甚麼名字纔曉得李將軍道管門的說是甚麼劉金定翠翠聽得金定二字心下痛如刀割曉得是丈夫尋到此來訪問的了說道這果然是我哥哥我要

本色之甚

見他李將軍道、待我先出去見過了、然後來喚你、將軍分付蒼頭去請那劉秀才進來、蒼頭承命出來、領了金生進去、李將軍武夫出身、妄自尊大、走到廳上居中坐下、金生只得向上再拜、將軍受了禮、問道秀才何來、金生道、金定姓劉、淮安人氏、先年亂離之中、有个妹子失散、聞得在將軍府中、特自本鄉到此、叩求一見、將軍見他儀度斯文、出言有序、喜動顏色道、舅舅請起、你令妹無恙、即當出來相見、傍邊站着一个童兒、叫名小豎、就叫他進去傳命道、劉官人特自鄉中遠來、叫翠娘可快出來相見、起初翠翠見說了、

正在心癢難熬之際、聽得外面有請、恨不得兩步做一、步移了、急趨出廳、中來擡頭一看、果然是。丈夫金。定。碍着將軍眼睜睜在上面、不好上前相認只得、將、錯、就、錯認、了、妹、子、叫、聲、哥、哥、以兄妹之禮、在廳前相見、看官聽說、若、是、此、時、說、話、的、在、傍、邊、一、把、把、那、將軍、扯、了、開、來、讓、他、每、講、一、段、話、敘、一、程、闊、豈、不、是、湊趣的、事、爭奈將軍不做美好像个監。場。的。御。史。一。眼。不。煞。坐。在。那。裏。金生與翠翠、雖然夫妻相見、說不得一句私房話、只好問問父母安否、彼此心照、眼淚從肚裏落下罷了、

昔爲同林鳥　今作分飛燕

相見難爲情　不如不相見

又昔日樂昌公主、在楊越公處見了徐德言、做一首詩道、

今日何遷次、　新官對舊官、

笑啼俱不敢　方信做人難、

今日翠翠道个光景、頗有些相似、然樂昌與徐德言、楊越公曉得是夫妻的、此處金生與翠翠只認做兄妹、一發要遮遮飾飾、恐怕識破、意思更難堪也、還虧得李將軍是武夫粗鹵、看不出機關、毫沒甚麼疑心、

只道是當真的哥子、便認做舅舅親情的念頭重起來、對金生道、舅舅既是遠來、道途跋涉、心力勞困、可在我門下安息幾時、我還要替舅舅計較、分付拿出一套新衣服來、與舅舅穿了、換下身上塵污的舊衣、又令打掃西首一間小書房、安設床帳被席、是件整備、請金生在裏頭歇宿、金生巴不得要他留住、尋出機會與妻子相通、今見他如此認帳、正中心懷、欣然就書房裡宿了、只是心裡想着妻子、就在裡面、好生難過、過了一夜、明早起來、小豎來報道、將軍請秀才廳上講話、將軍相見已畢、問道、令妹能識字、舅舅可

述方蒙屈、金生道、小生在鄉中、以儒為業、那詩書是本等、就是經史百家、也多涉獵過的、有甚麽不曉得的勾當、將軍喜道、不瞞舅舅說、我自小失學、遭過亂世、靠着長鎗大戟、掙到此地位、幸得吾王寵任、趨附我的儘多、日逐賓客盈門、没个人替我接待、往來書扎堆滿、没个人替我裁答、我好些不耐煩、今幸得舅舅到此、既然知書達禮、就在我門下做个記室、我也便當了好些、況關至親、料舅舅必不弃嫌的、舅舅心下何如、金生是要在裏頭的、荅道、只怕小生才能淺薄、不稱將軍任使、豈敢推辭、將軍見說大喜、連忙在

雜衛之所以敗者此

裡頭去取出十來封書啟來交與金生道就煩舅舅替我看詳裏面意思回他一回我正爲這些難處而今却好了金生拿到書房裡去從頭至尾逐封逐封備審來意一一回答停當將稿來與將軍看將軍就叫金生讀一遍就帶些解說在裏頭聽罷將軍拍手道妙妙句句像我肚裏要說的話好舅舅是天送來幫我的了從此一發看待得甚厚金生是个聰明的人在他門下加意謙恭溫和待人自內至外沒一个不喜歡他的他又愈加謹慎說話也不敢聲高將軍面前只有說他好處的將軍得意自不必說却是金

此亦至[illegible]

[illegible]情

作主意只要安得身牢尋个穴便見見妻子剖訴苦情亦且妻子隨着別人已經多年不知他心腹怎麽樣了也要與他說个倒斷誰想自聽前一見之後再不能勾相會欲要與將軍說那要見的意思又恐怕生出疑心來反爲不美私下要用些計較通个消息怎當得閨閣深邃內外隔絕再不得一个便處日挨一日不覺已是幾个月了時值交秋天氣西風夜起白露爲霜獨處空房感嘆傷悲終夕不寐思量妻子翠翠這个時節綉圍錦帳同人臥起有甚不快活處不知心裏還記念着我否怎知我如此冷落孤恓時

刻難過、乃將心事做成一詩道

好花移入玉闌干　春色無緣得再看
樂處豈知愁處苦　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年塞上重歸馬　此夜庭中獨舞鸞
霧閣雲窗深幾許　可憐辜負月團圓

詩成、寫在一張箋紙上了、要寄進去與翠翠看、等他知其心事、但恐怕泄漏了風聲、生出一个計較來、把一件布袍拆開了領線、將詩藏在領內、了外邊仍舊縫好、叫那書房中伏侍的小豎來說道、天氣冷了、我身上單薄、這件布袍垢穢不堪、你替我拿到裏頭去、

交付我家妹子、叫他拆洗一拆洗、補一補好、拿來與我穿、再把出百來个錢與他道、我央你走走、與你這錢買菓兒喫、小監見了錢千歡萬喜、有甚麼推托、拿了布袍一徑到裏頭去、交與翠翠道、外邊劉官人叫拿進來付與翠娘整理的、翠翠曉得是丈夫寄進來的、必有緣故、叫他放下了、過一日來拿、小監自去了、翠翠把布袍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想道是丈夫着身的衣服、我多時不與他縫綴了、眼淚索珠也似的掉將下來、又想道丈夫到此多時、今日特地寄衣與我、決不是爲要拆洗、必有甚麼機關在裏面掩了門把

來細細拆將開來、剛拆得領頭、果然一張小小字紙、縫在裏面、卻是一首詩、翠翠將來細讀、一頭讀一頭哽哽咽咽、只是流淚、讀罷、哭一聲道、我的親夫呵、你怎知我心事、來噙着眼淚、慢慢把布袍洗補好、也做一詩、縫在衣領內了、仍叫小豎拿出來、付與金生、金生接得、拆開衣領看時、果然有了回信、也是一首詩、金生拭淚、讀其詩道、

一自鄉關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
腸雖已斷情難斷、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

綠珠碧玉心中事　今日誰知也到儂

金生讀罷其詩、纔曉得翠翠出于不得已、其情已見、又見他把死來相許、料道今生無有完聚的指望了、感切傷心、終日鬱悶涕泣、茶飯懶進、遂成瘤鬲之疾、將軍延了醫生調治、又道是心病還須心上醫、你道金生這病可是醫生醫得好的麼、看看日重一日只待不起、裡頭翠翠聞知此信、心如刀刺、只得對將軍說了、要到書房中來看看哥哥的病症、將軍看見病勢已凶、不好阻他、當下依允、翠翠纔到得書房中來、這是他夫妻第二番相見了、可憐金生在

佳人下淚

床上一絲兩氣轉動不得翠翠見了十分傷情噙著眼淚將手去扶他的頭起來低低喚道哥哥掙扎着你妹子翠翠在此看你說罷淚如泉湧金生聽得聲音撐開雙眼見是妻子翠翠扶他長嘆一聲道妹妹我不濟事了難得你出來見這一面趁你在此我死在你手裏了也得瞑目便叫翠翠坐在床邊自家強擡起頭來枕在翠翠膝上奄然而逝翠翠哭得个發昏章第十一報與將軍知道將軍也着實可憐他又恐怕苦壞了翠翠分付從厚殯殮替他在道場山脚下尋得一塊好平坦地方將棺木送去安葬翠翠又

憶兄幻時不負之初心

古語可以那得不悲

對將軍說了、自家親去送殯、看墳塋封閉了、慟哭得幾番死去、叫醒、然後回來、自此精神恍惚、坐臥不寧、染成一病、李將軍多方醫救、翠翠心裏巴不得要死、並不肯服藥、展轉牀蓆、將及兩月、一日請將軍進房來、帶着眼淚對他說道、妾自從十七歲上、拋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他鄉、眼前並無親人、止有一个哥哥、今又死了、妾病若畢竟不起、切記我言、可將我尸骨埋在哥哥傍邊、庶幾黃泉之下兄妹也得相依、免做了他鄉孤鬼、便是將軍不忘賤妾之大恩也、言罷、大哭、將軍好生不忍、把好言安慰他、叫他休把閒事

縈心、且自將息、說不多幾時、昏沉上來、早已絕氣、將
年慟哭一番、念其臨終叮囑之言、不忍違他、果然將
去葬在金生塚傍、可憐金生翠翠二人、生前不能成
雙、虧得詭認兄妹、次後倒得做一處了、已後 國朝
洪武初年、于時張士誠已滅、天下一統、路途平靜、翠
翠家裏淮安劉氏、有一舊僕到湖州來販絲綿、偶過
道場山下、見有一所大房子、綠戶朱門、槐柳掩映、門
前有兩个人、一男一女、打扮並肩坐着、僕人道大戶
人家家眷、打點遠避而過、忽聽得兩人聲喚、走近前
去看時、却是金生與翠翠、翠翠開口問父母存亡及

鄉里光景僕人一一回荅已畢僕人問道娘子與郎君離了鄉里多年爲何到在這里住家起來翠翠道起初兵亂時節我被李將軍擄到這里後來郎君遠來尋訪將軍好意仍把我歸還郎君所以就僑居在此了僕人道小人而今就回淮安娘子可修一封家書帶去報與老爹安人知道省得家中不知下落終日懸望翠翠道如此最好就領了這僕人進去留他喫了晚飯歇了一夜明日將出一封書來叫他多多拜上父母僕人謝了帶了書來到淮安逓與劉老此時劉金兩家久不見二人消耗自然多道是兵戈阻

[illegible]

卞了、忽見有家書回來、問是湖州寄來的、道兩人見住在湖州了、真个是喜從天降、叫齊了一家骨肉、盡來看這家書、元來是翠翠出名寫的、乃是長篇四六之書、書上寫道、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既若漢日將傾、楚氛甚惡、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于亂離、乃至瓦全于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屢散、良辰易邁、

傷青鸞之伴、木雞怨鸚、爲伉儷、烏鴉之、打丹鳳、雖應許而爲樂、終感激以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蝴蝶之夢、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王敦開閤而放妓、逆旅當時之約、瀟湘有故人之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章臺之柳、雖已折于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于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豈期璧返而珠還、殆同玉簫女兩世姻緣、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煎鸞膠而續斷絃、重諧繾綣、托魚腹而傳尺素、謹致叮嚀、未奉甘言、先此申復、

酒飯却什何來

讃罷、大家歡喜、劉老問僕人道、你記得那里住的去處否、僕人道、好大房子、我在裏頭歇了一夜、打發了家書來的、怎不記得、劉老道、既如此、我同你湖州去走一遭、會一會他夫妻來、當下劉老收拾盤纏、別了家裏、一同僕人徑奔湖州、僕人領至道場山下、前日留宿之處、只叫得聲奇怪、連房屋影響多沒有、那里說起高堂大厦、惟有些野草荒煙、狐蹤兎跡、茂林之中兩个墳堆、相連、劉老道、莫不錯了、僕人道、前日分明在此、與我喫的是湖州香稻米飯、苕溪中鮮鯽魚、烏程的酒、明明白白住了一夜去的、怎會得錯、正疑

怪問、恰好有一个老僧杖錫而來、劉老與僕人問道、老師父、前日此處有所大房子、有个金官人同一个劉娘子在裏邊居住、今如何不見了、老僧道、此乃李將軍所葬劉生與翠翠兄妹兩人之墳、那有甚麽房子來、敢是見鬼了、劉老道、見有寫的家書寄來、故此相尋、今家書見在、豈有是鬼之理、急在纏袋裏摸出家書來一看、乃是一副白紙、纔曉得果然是鬼、這里正是他墳墓、因問老僧道、適間所言李將軍何在、我好去問他詳細、老僧道、李將軍是張士誠部下的、已爲　天朝誅滅、骨頭不知落在那里了、怎得有這樣

諸訂所見俟前不且又亦所不肯

墳土堆埋呢、你到何處尋去、劉老兒說、知是二人已歿、不覺大慟、對着墳墓道、我的兒、你把一封書賺我千里遠來、本是要我見一面的意思、今我到此地了、你們却潛踪隱跡、沒處追尋、叫我怎生過得、我與你父子之情、人鬼可以無間、你若有靈、千萬見我一見、放下我的心罷、老僧道、老檀越不必傷悲、此二位官人、與了老僧定中、時得相見、老僧禪舍去此不遠、老檀越今日已晚、此間露立不便、且到禪舍中一宿、待老僧定中與他討个消息回你、何如、劉老道、如此極感老師父指點、遂同侯人隨了老僧行不上半里、到

了祁舍中老僧將素齋與他主僕喫用、收拾房臥安
頓好、老僧自入定去了、劉老進得禪房、正要上床、忽
聽得門響處、一對少年的夫妻走到面前、仔細看來、
正是翠翠與金生、一同拜跪下去、悲啼宛轉、說不出
話來。劉老也揮着眼淚、撫摩着翠翠道、兒你有說話
只管說來。翠翠道、向者不幸、遭値亂兵、忍恥偷生、離
鄉背井、叫天無路、度日如年、幸得良人不弃、特來相
訪、托名兄妹、暫得相見、隔絕夫婦、彼此含冤、以致良
人先亡、兒亦繼沒、猶喜許我附葬、今得魂魄相依、惟
恐家中不知、故特托僕人寄此一信、兒與金郎生雖

心願只在溪山

異處，然卻同歸。兒願已畢，父母勿以為念。劉老聽罷，哭道，我今來此，只道你夫妻還在，要與你們同回故鄉，今卻雙雙去世，我明日只得取汝骸骨歸去，遷于先塋之下，也不辜負我來這一番。翠翠道，向者因顧念雙親，寄此一書，今承父親遠至，足見慈愛，故不避幽冥，敢與金郎同來相見，骨肉已逢，足慰相思之苦，若遷骨之命，斷不敢從。劉老道，卻是為何。翠翠道，兒生前不得侍奉親闈，然後也該依傍祖塋，只是陰道尚靜，不宜勞擾，況且在此溪山秀麗，草木榮華，又與金郎同棲一處，因近禪室，時聞妙理，不久就與金郎

托生重爲夫婦在此已安再不必提起他說了抱住劉老放聲大哭寺裏鐘鳴忽然散去劉老哭將醒來乃是南柯一夢老僧走到面前道夜來有所見否劉老一一述其夢中之言老僧道賢女輩精靈未泯其言可信也幽冥之事老檀越旣已見得如此明白也不必傷悲了劉老再三謝別了老僧一同僕人到城市中辦了些牲醴酒饌重到墓間澆奠一番哭了一場返棹歸淮安去了至今道場山有金翠之墓行人多指爲佳話此乃生前隔別死後成雙猶自心願滿足顯出這許多靈異來眞乃是情之所鍾也有詩爲

証

連理何須一處栽　多情只願死同埋
試看金翠當年事　憒憒將軍更可哀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六終